

蘇曼殊之真面目

馮自由

同學蘇曼殊圓寂後數年，生平友好以曼殊生前關於幼年身世，諱莫如深，因之懷疑莫釋，羣起為曼殊身世之探討。甚且有撫拾曼殊所撰「日僧飛錫潮音跋」及說部「斷鴻零雁記」，牽強武斷為出自倭種。柳君亞子父子所編曼殊全傳及年譜其最著者也。余與曼殊為總角交，且在日同硯三載，拾曼殊親屬而外，當以余所知為較詳。民十七，亞子以曼殊序拙著三次革命軍有「總角同窗馮懋龍」之言，爰向余詳叩曼殊幼年遺事，余舉所知告之，更代函詢曼殊姑父林君紫垣。林君向任天津中原公司經理，復書述曼殊本生父母及家庭狀況甚詳。亞子得之，始覺舊著臆斷之非，因改撰新傳，力證前失，而曼殊倭種之冤乃大白。然及今尚有人誤信謬說，而輾轉傳諸海外者，是不可以無辯也。顧余所知僅為曼殊披剃以前事實。至披剃以後，則余二人天各一方，晤對之機緣極少。民四嘗為拙著三次革命軍作序，乃陳君樹人代請。余時居美洲，事後始獲知之。曼殊尚有一至親姊婿楊姓名耀垣，亦橫濱大同學校同學，現供職上海蘇浙皖統稅局。世有欲知曼殊家世者，不妨就楊君請益，諒可一一奉告。茲就余所記憶者依次筆述，更舉世人對彼之疑團分別剖解，以見曼殊之真面目。

曼殊之本名 蘇曼殊幼名子穀，無字，在本家及大同學校，早稻田大學，青年會，（留學界最初之革命團體）均用此名。其親屬及學友除此名外，餘無所知。「元瑛」之

號，乃削髮後添製，殆與曼殊二字同，非其本名也。亞子初根據曼殊所撰「潮音跋」及說部「斷鴻零雁記」，遽定為始名宗之助，小字三郎。該說部固曼殊之一種遊戲筆墨，不足為據。若認虛構為實錄，則施耐庵可稱宋江，曹雪芹可名寶玉，無是理也。至曼殊于披剃後自號「元瑛」，或謂其取義于紅樓夢之神瑛侍者，斯言亦有可信，蓋余嘗見曼殊居東京時，向友借閱紅樓夢，手不釋卷，後有此稱，其殆以擺脫塵緣之寶玉自命歟。

曼殊之父母 曼殊父名傑生，香山縣人，在橫濱山下町三十三番英茶商行任買辦，性任俠，好施與。甲午中日之戰，旅橫濱華工多擬歸國，而短于資斧，傑生輒解囊力助，人多德之。吾國僑日工商無論挈婦居日與否，大都好與日婦同居。此粵語謂之「包日本婆」，其初月給數元為報酬，久之感情日洽，形同配偶，生子後尤為密切，更無權利條件可言，亦無所謂嫁娶，特橫濱唐人街之一種習慣而已。有使其本籍妻妾與日婦同寓者，亦有以一人而同時納數日婦者，均能相安無事，絕少勃谿，遠非吾國有妻妾之家庭所企及。傑生居日既久，自難免俗。曼殊之母，即從此種習慣而與傑生同居者也。母曰亞仙，傑生與其戚屬咸以此稱之。亞子謂其母姓河合，似亦語出說部，實無左證。亞仙生曼殊後十一年，而中日戰起，傑生乃携曼殊母子返粵。逾四年，傑生家道中落，遂使母子東渡，依其親

屬林氏以居，時曼殊年僅十四。某氏謂曼殊于十三歲前已披剃為僧，且通歐洲詞學及英語，均不足信。又己亥（一八九九年）曼殊十六歲，在橫濱大同學校讀書時，教員陳蔭農嘗因某事語乙級學生曰：「汝等誰為相子（Ainoko）者舉手」？於是舉手者過半，曼殊亦其中之一人。日語相子，即華語混血兒或雜種之謂。旅日華僑咸稱華父日母之混血兒曰相子，曼殊固直認不諱。或者不察，妄斷曼殊為日再醮婦之油瓶兒，豈不冤哉？

曼殊之親屬

曼殊有族兄曰維翰，號墨齋，同肄業于橫濱大同學校。曼殊負笈東京，墨齋亦專攻師範，故曼殊之於同輩親屬，與墨齋為最暱。墨齋後返粵，數任教職，頗有聲于學界，民元後以病身故。又其女兄適同邑楊耀垣。楊亦大同學校學生，現在上海統稅局服務。又有姨父曰林北泉，姑父曰林紫垣，均在橫濱經商。北泉以營業失利南遊印度，現況不詳。紫垣後任上海東亞旅館經理，旋至天津創設中原公司。今日能詳道曼殊家世者，僅林楊二人耳。

曼殊之學歷 曼殊十四歲前在何校讀書，不詳。十五歲時橫濱華僑初設大同學校，余及曼殊均于開幕之日入



蘇曼殊童年時與其母合照

學。校分甲乙二級：甲級所授為中英文二科；乙級所授為中文一科。曼殊屬乙級，與五六七舍弟同班。己亥余轉學東京，曼殊至庚子（一九〇〇年）春始升學甲級，兼習英文，余戚李自重亦與同班。辛丑（一九〇一年）以其親屬林氏之助，與學友張文渭同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豫科。因林氏祇月助十元，僅敷下宿屋膳宿兩費，乃刻苦自勵，遷于最低廉之下宿屋，所食白飯和以石灰，日本最窮苦學生始居之。曼殊竟安之若素，不以為苦。每夜為省火油費，竟不燃燈。同寓者詰之，則應曰：「余之課本，日間即已熟讀，燃燈奚為？」其勤儉有如此者。壬寅，林氏津貼忽告中斷，曼殊大窘。適清公使汪大燮有許各

省優秀學生改充公費生之舉，曼殊賴橫濱僑商保送，轉學于振武學校，（成城學校改名）習初級陸軍，始得免于廢學。是年冬余因事歸國，癸卯（一九〇三年）春始再東渡。時軍國民教育會已告解散，曼殊告余謂已決計返粵有所活動。某氏記載謂曼殊十五歲在早稻田習政治三年，及十七歲在成城學校學陸軍八月，多與年齡事實不符。證以余說，真相自白。

曼殊之文藝

曼殊在大同學校二年，性質魯鈍，文理欠通，絕未顯其頭角。該校於文學上祇間採用昭明文選之論文書啓爲課本，於詩賦詞章概未講授，以故出身該校鮮有以文學見稱者。曼殊轉學東京刻苦攻讀之年，正留學界繙譯東籍風起雲湧之日。苦學生稱通文理，即可譯書自給。曼殊獨以短于國學，既不能爭雄士林，復無以取給學費，其困苦可知矣。然其作畫之天才，則早已活現于大同學校時代。彼之繪術本無師授，間作小品餽其學友，下筆挺秀，見者咸爲稱異。彼與舍弟同級，余得其作品于舍弟，始知其能。及後同寓東京，則從未見其執筆作畫。迨丙午（一九〇六年）民報特刊之「天討」出世，所作陳元孝題壁及石翼王飲馬二圖，老練精工，有同名宿，令人驚嘆不已，此才謂非出自天授不可也。攷曼殊之用力于詩及古文辭，當在壬寅青年會成立以後，蓋曼殊初至東京之一年，所往還者不過三數同鄉學生，嗣加入青年會，漸與各省豪俊遊，於是文思大進，一日千里，迨通跡佛門，益旁通佛典，思想玄妙，迥非吳下阿蒙之比矣。其文字始見于上海國民日日報，尋而詩文並茂，名滿天下。誰復知彼于大同學校時代固一混沌未鑿之小兒耶？

曼殊與革命黨 曼殊于壬寅前，尙未萌革命思想，故支那亡國紀念會之發起，余未敢約其署名。及壬寅秋，葉瀾、秦毓璽、張繼、董鴻緯、周宏業、及余等取少年意大利之義發起組織青年會，宣言以實行民族主義爲宗旨，發起人多屬早稻田大學學生，余遂紹介曼殊入會，曼殊至爲樂從。是爲曼殊與革命團體發生關係之開始。翌年（癸卯）俄佔東三省，青年會員及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，留日學界遽起和之，卒爲清使館干涉而止。時曼殊忽動歸思，向余求一介紹書至香港見陳少白，余應之，曼殊蒞港，下榻中國日報。其父傑生早年在鄉已爲曼殊聘婦，聞子歸自日

本，遂至港訪之，且欲使其完娶。曼殊竟避而不見。少白以爲天性涼薄，力勸其從父歸鄉，曼殊乃不告而行，莫知所往。數月後至港，則已削髮爲僧，易名曼殊矣。旋至上海與諸志士遊。會國民日日報出版，乃在報中任撰小品文字。自是奔走蘇州、長沙、蕪湖、江寧各地，迭任教職，所往還者類多革命豪俊；江南陸軍總統趙聲其尤著者也。丙午復至東京，與章太炎及劉申叔夫婦同居。時民報增刊紀念號，以天討爲名，屬曼殊題畫，曼殊因作陳元孝題壁及石翼王飲馬二圖以贈。劉申叔刊天義報，曼殊亦有作品。余至民元秋始重晤曼殊于上海太平洋報，計期不相見已九年矣。

曼殊之軼事 曼殊少年軼事甚夥，除上述外，余都忘之。據亡友林廣塵所談，曼殊與劉申叔夫婦同寓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時，偶患精神病。有一夜忽一絲不掛，赤身闖入劉室，手指洋油燈大罵，劉夫婦咸莫名其妙。又居滬時，如遇行囊稍豐，即喜居外國飯店，謂一月不住外國飯店，即覺身體不適。此種癖好，老與中會員尤列亦有之。

三次革命軍題詞 民四，余在美國舊金山民口雜誌有「三次革命軍」之作，爰托陳君樹人在東京印刷。時曼殊居日本，樹人代余向之索序。曼殊特爲題詞，以誌舊誼，錄之如次：

馮君懋龍，余總角同窗也。少有成人之風，與鄭君貫一齊名，人稱雙璧。會戊戌政變，中原鼎沸，貫一主持清議於粵五稔，一夕擲筆長嘆曰：「粵人多言而寡要，吾知其終無成也。」遂絕食而殞。君亦翩然遐征，與余不相見者十有餘載。（按此語有誤實祇九載）前年于海上遇之，正君倉皇去國之日。余方願其有邁世之志，用釋勞生。比日君自美利堅觀巴拿馬大會造遊記以歸，更有撰述，命余作序。余愀然告君曰：久病之人，終日解衣寬帶而外，豈能共君作老健語耶？君有澄清天下之志，人但謂廣東人有生爲亂，而不知君故克己篤學之人。若夫傳暇所云志大心勞，能合虛譽者，斯無望已。曼殊題。